



# 石榴石手鐩

庫 普 林 著



石榴石手鑄

定價二角八分

著者 [俄] 庫普林

譯者 潘勳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第33號  
(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)

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 
(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)

經售者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

開本：787×1092 1/34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

印張：2 11/17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數：46,000

1—12000

新譯文叢刊

石 榴 石 手 鑄

庫 普 林 著

潘 勳 照 譯

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

一九五五·上海

貝多芬第二奏鳴曲作品第二號第二節

緩慢 热情

一

八月中旬，新月還沒有出現，黑海北岸所特有的那種壞天氣却忽然光臨了。有時候，整個大地和海面上日夜籠罩着一片濃霧，燈塔上的警笛瘋牛般不分晝夜地怒號。有時候，細得像飛沫似的雨絲一刻不停地從早晨下到早晨，把粘土的大小道路全都變成了一片稠糊的泥濘，貨車與馬車長久地陷在這片泥濘裏。有時候，從西北方，從草原那邊颱來一陣狂暴的颶風，樹頂給吹得搖擺不停，一會兒彎倒，一會兒又挺直，好像暴風雨裏的浪頭一樣。別墅的鐵皮房頂夜夜在咷咯咷咯地響，像是有人穿着釘蹄鐵的靴子在上面跑。窗框在戰抖，門在砰砰地響，烟囱裏面也在蟹橫地咆哮。幾隻漁船在海上迷了路，有兩隻根本就沒有回來；祇有在一個星期以後，海水才把漁人的屍體扔到各處海岸上。

郊外海濱避暑地的居民大都是希臘人與猶太人，像一切南方人那樣熱愛生活和多疑，——現在匆匆地搬到城裏去。綿軟的公路上一連串的大車長得沒完沒了，車上載滿了各種家用什物：墊子、沙發、大箱子、椅子、洗臉盆、茶炊等等。穿過了昏淡的毛毛細雨瞧着這

個景象叫人覺得又可惜、又愁悶、又討厭：這些可憐的傢具顯得這麼破爛、骯髒、窳劣；女傭人和廚娘坐在蓋着濕帆布的貨車頂上，手裏拿着熨斗，洋鐵盒和小籃子等；汗水淋漓、跑得

沒有勁兒的馬，不時哆嗦着腿停下來，渾身冒熱氣，常常走到斜裏去；身上裹着遮雨的簷子的車夫聲音發啞地咒罵。瞧着叫人覺得更淒涼的是——剩下來的別墅突然變得非常空曠，又空洞又沒遮掩；毀損的花壇，打碎的玻璃窗，沒人管的狗，還有別墅裏的各式各樣的破爛：烟頭，紙片，陶器碎片，盒子和藥瓶。

然而到了九月初旬，天氣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、急遽地改變了。靜謐的、沒有雲彩的晴天一下子來了，這樣又晴朗、又暖和的向陽天，即便六月裏也找不到的。在乾乾的收穫過的田野上，在它們多刺的黃鬚毛上，秋天的蜘蛛網好像雲母片一般閃光。安靜下來的樹木悄悄地、乖乖地落下一片片的黃葉。

公爵夫人薇拉·尼古拉耶芙娜·賽依娜，貴族長的妻子，因為他們在城裏的房子還沒有修繕完畢，不能離開別墅。已經來到的美好日子，安謐，幽靜，清新的空氣，棲在電線上快要飛走的燕子的呢喃，從海面上輕輕吹來的可愛的帶鹹味的微風——這一切現在叫她喜出望外。

## 二

並且今天，九月十七日是她的命名日。在甜蜜而遙遠的童年回憶裏，她總是喜愛這個日子，她總是期望在這一天收到什麼叫她分外高興的禮物。這天早晨她的丈夫爲了緊要的事情到城裏去了，把一盒梨形的珠寶嵌成的美麗耳環放在她的牀頭櫃上。這件禮物使她益發高興了。

今天她一個人就在家裏。她的未婚的弟弟尼古拉，一位助理檢查官，平常和她們住在一起，今天也趕到城裏上法院去了。她的丈夫答應帶幾位最親密的朋友來吃飯。事情來得這樣湊巧，這命名日正碰上她住在別墅裏的時候。假如在城裏的話，就少不了鋪張一番，預備豐盛的筵席，也許，還要開個跳舞會，可是在這兒，在別墅裏，只要花費一筆很小的開支就行了。賽耶公爵儘管在社會上有著顯赫的地位，而且也許正因爲他的緣故，纔勉強把經濟拮据的情況對付過去。大概祖上的產業差不多被他上幾代揮霍光了，可是生活還是沒法撙節得量入爲出：設宴招待客人，幹慈善佈施的事、講究穿着、養馬等等。公爵夫人

薇拉以前對她丈夫的那種熱戀早就變成了鞏固的誠摯的友情，她竭力設法幫着公爵，不讓他走到完全破產的地步。她在許多方面瞞着她丈夫，放棄自己最需要的東西，盡量在家庭費用上省下一點錢來。

這時候她在花園裏走來走去，用剪刀小心地剪下些花朵來放在飯桌上。花壇已經荒蕪了，顯出亂七八糟的樣子。各種顏色的雙瓣丁香花已經開敗了，還有紫羅蘭花也是一樣——一半還在開花，一半已經結了碧綠的細莢，玫瑰花還在開花吐苞，（這個夏天裏已經是第三回了。）可是變得又細碎又稀疏，彷彿變了種一樣。但是天竺牡丹、芍藥、紫宛帶着它們那種冷傲的美麗開得很茂盛，在敏感的空氣中散佈着充滿了草味的秋天悒鬱的氣息。其他的花卉經過一陣美妙的熱戀，在夏天裏做過特別豐滿的母親以後，悄悄地向地上散佈無數孕育着未來的生命的種籽。

公路近處響起了汽車三音喇叭的熟悉的聲音。這是公爵夫人薇拉的妹妹——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·菲里葉莎乘汽車來了。她早晨在電話裏答應來幫着姐姐招待客人和照顧家務。

敏銳的聽覺沒有欺騙薇拉。她走出來迎接。不一會兒一輛精緻的篷車在別墅門口突然停住，司機隨着從座位上敏捷地跳下來，打開了車門。

姐妹倆愉快地互相吻着。她們從孩子的時候起就已經互相依戀、溫存、關懷了。在外貌上她們倆很不相同。姐姐薇拉出落的像母親，那個英國美人，長得身材苗條，面龐溫柔而冷傲，那雙手雖然大，但仍不失爲嫵媚，還有那令人神往的斜肩，在舊派的袖珍畫像上纔可以看見那種模樣兒。妹妹安娜相反的繼承了父親韃靼公爵的蒙古人血統，他的祖父在十九世紀初葉纔受了洗禮，他的家世可以一直遠溯到泰苗爾蘭本人，她的父親把這位殺人不眨眼的英雄驕傲地用韃靼話稱做藍克·契密爾。她比她的姐姐矮半個頭，肩膀長得略微闊些，人又活潑又輕佻，喜歡嘲笑人。她那張分明屬於蒙古人類型的臉長着相當突出的顴骨，一雙細眼睛，並且因爲近視，她時常瞇縫着眼，那張肉感的小嘴，尤其是略微努着的那片豐滿的下嘴唇，露出傲慢的神情——可是這張臉却帶有某種不可捉摸、不可思議的魅力，這種魅力也許在於微笑，也許在於整個容貌的嬌柔，也許在於她那撩撥人的充滿熱情，賣弄風情的表情。她的優雅的醜陋却遠較她姐姐那種貴族式的美更頻繁、更強烈地激惹起男人們的注意。

她嫁給一個很有錢、同時是很胡塗的男人。他根本什麼事也不做，却列在某慈善機構裏，還有着少年侍從的稱號。她不能容忍這樣的丈夫，可是她跟他生下了兩個孩子——一男一女。她拿定主意不再生孩子，以後也就沒有再生了。至於薇拉——她拚命想生孩

子，甚至她覺得孩子越多越好，可是不知怎麼的，她沒有生小孩；她病態地、熱烈地溺愛着她妹妹那兩個漂亮而貧血的小孩，他們又聽話又有禮貌，臉蛋兒白得像粉裝玉琢似的，披着燙成波浪形的洋囡囡般的亞麻色的頭髮。

安娜這個人老是嘻嘻哈哈的不拘細節、又是充滿了可愛的、有時是古怪的矛盾。她樂意沉醉在歐洲各國的首都和各個療養地最有危險性的調情裏面，而且當着面和背地裏都輕蔑地嘲笑她的丈夫，可是她從沒有對他不忠實過；她是一個濫花錢的女人，狂熱地喜歡賭博、跳舞、強烈的印象，愛好富於刺激性的場面，時常光顧外國的曖昧的咖啡館。但是同時她又慷慨善良，有着深邃的、真摯的虔敬心，這使她暗地裏相信起天主教來了。她的背部、胸脯和肩膀都是罕見地美。她赴盛大的跳舞會的時候，把身子袒露得遠超過禮節和摩登所許可的界限，可是據說，在低低露出頸肩的禮服裏面，她總是穿着粗毛的襪衣。

薇拉却打扮得非常樸素，對每一個人都帶着一種冷漠的、略微有些高傲的親切，顯得獨立不倚和皇后般的安詳。

### 三

『我的天哪！你們這裏多好啊！實在是太好了！』安娜一邊說，一邊和姐姐並着肩膀急急地邁着細碎的步子在小徑上走。『要是可以，我們就在臨着懸崖的長凳上坐一會兒吧。我這樣久沒瞧見海了。而且空氣這麼美妙——呼吸着，心裏頭就多麼暢快啊。去年夏天我在克里米亞和密斯郝爾有過叫人驚奇的發現。你可知道，在浪頭拍岸的時候，海水發出什麼味兒？你想像一下吧——木犀草的味兒吶。』

薇拉溫存地微笑了一下，說：

『你真是個幻想家。』

『不，不。我記得有一次也是這樣——我說：月光裏有某種玫瑰的色彩，大夥兒全都笑我。可是前不久畫家貝里茨基，就是畫我的肖像的那一位，却承認我說得不錯，畫家們早就知道這個啦。』

『畫家，這是你新的愛好嗎？』

『你老是想入非非！』安娜嘲笑道，急速地走近懸崖的邊緣，懸崖的峭壁深深地落到

海裏去，她往下望了一眼，突然嚇得驚叫一聲，趕緊向後退，臉色發白了。

『喔！好高啊！』她用戰抖的、微弱的聲音說。『逢着我從這樣高的地方往下望，我總是覺得胸脯裏頭又是甜蜜又是難熬，就跟有人呵癢似的……把腳趾頭擰得發痛……呵，

還在那兒扯着，扯着……』

她還想再從懸崖上懶下身來，可是她的姐姐攔住了她。

『安娜，我親愛的，看在上帝份上，別這樣啦！你這樣做，我的頭就發暈。我求求你，坐下來吧。』

『好吧，好吧，我坐下來了……可是你得瞧瞧，多麼美，多麼叫人高興呀——簡直就看

不厭呢。要是你能夠知道我多麼感謝上帝為我們創造了這一切奇蹟，那就好啦！』

姐妹倆沉思了一會兒。深深的緊底下，海在休息了。她們從長凳上瞧不到海岸，因此益發強烈地感覺到海的廣闊無邊和偉大了。海水平靜可愛，蔚藍悅目，只有在水流動着的地方亮閃閃的起了又斜又光滑的波紋，在水平線上逐漸變成一片濃密的深藍色。

幾隻漁艇（它們顯得那麼小，眼睛都幾乎認不出來）在離岸很近的光滑的海面上一動也不動地打着瞌睡。再遠一點，一隻三桅帆船，好像停在空中似的，沒往前移動，從上到

下都張着被風吹得鼓起的一式一樣的白帆。

「我懂得你的意思，」姐姐沉思地說，「可是不知怎麼的我可不能像你那樣。我第一次看到海，隔了好久以後，它還使我激動，又是高興又是驚訝，好像我第一次看見巨大的、莊嚴的奇蹟似的。不過後來我看慣了，它就拿它的平凡無奇的空虛開始壓迫我……現在我瞅着它，就覺得發悶，真不想再看了。海叫我膩煩了。」

安娜微笑了一下。

『你幹麼發笑？』姐姐問。

『去年夏天，』安娜狡猾地說，『我們大隊人馬騎着馬從雅爾達趕到烏奇——科什去。這個地方在林務區那一邊，比瀑布還高。起先我們衝到雲霧裏去，非常潮濕，看不大清楚，不過我們還是沿着松樹中間險峻的小路走上去，突然，不知怎麼的，樹林一下子到了頭，我們從雲霧中出來。你想像一下吧：懸崖上一片很窄的平地，我們腳底下就是深淵。下面的村莊好像只有火柴盒那麼大，樹林和花園好像是一簇小草。整個地區向海邊低下去，就像一幅地圖。再遠些就是海——往前五十個或者一百個維爾斯特<sup>①</sup>就是。我覺得自己好像吊在空中，快要飛起來了。多美啊！多輕盈啊！我轉過頭來，驚喜地對嚮導說：「怎麼樣？』

① 維爾斯特 (Verste)：一俄里約合一○六七公里。

多好呀，賽特·渥格利！」他只不過咂了下舌頭，說：「唉！太太，這才叫我膩煩哩。每天都看見的。」

『謝謝你這麼打比，』薇拉帶笑說，『不，我只是這樣想；我們北邊人決不會懂得海的美妙。我喜歡樹林。你知道我們家鄉伊戈洛夫斯基的森林嗎？……它難道有一天會使你厭煩嗎？那些松樹！還有那些苔蘚！……還有那些紅菌子！好像用紅緞子做就的，繡上了白珠子。多麼幽靜……多麼涼爽。』

『對我反正都是一樣，我愛所有的東西。』安娜回答說：『不過我最愛我的姐姐，我那聰明的薇聯加①。你要知道在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是親骨肉。』

她擁抱着姐姐，緊偎着她，臉貼着臉。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『唉！我多麼糊塗啊！我和你像小說裏的人物似的在這兒坐着談論自然，我却把我的禮物忘得乾乾淨淨了。你瞧。我就是怕你不中意呢。』

她從小手提袋裏掏出一本裝訂得非常精美的小手册，在那個因為年深日久褪成了灰色的、磨損的藍絲絨面上，盤着晦暗的金線的圖案，精巧、美麗，複雜得罕見——顯然，這是一個又靈巧又有耐心的藝術家的精心傑作。這手册上拴了一條細得像線一樣的金練子，

① 薇聯加(Bеренгера)是薇拉的愛稱。

中間的幾頁換上了象牙的畫版。

『多美的東西！真是妙不可言！』薇拉說，吻着她的妹妹。『多謝你，你在哪兒找到這樣的寶貝？』

『在一家古董店裏買到的。你可知道我有那種愛找古老的廢物的怪癖。我就這樣找到了這本禱告書。你瞧，這兒的裝飾作的是十字架的樣兒。說實話，我找到的祇不過這個封面，別的一切——書頁啦，書扣子啦，鉛筆啦，都是自己設計出來的。可是不管我怎樣跟莫里涅解說，他完全不想了解我的意思。書扣子應該和整個圖案屬於同一種風格，沒有光澤，拿舊的金子做就的，雕刻細巧，可是上帝纔知道他做成了什麼東西啦。不過這小練子却是真正威尼斯的東西，非常古老。』

薇拉愛撫地摸摸美麗的封面。

『好古老的玩意兒啊……這本小冊子大概有多少壽命了？』她問。

『我不敢斷定。大約是十七世紀末葉或者十八世紀中葉……』

『真奇怪！』薇拉這麼說，帶着深思的微笑。『這樣說來，我手裏拿着的這東西也許被邦巴度夫人……或者安東涅特王后……摸過呢——但是你知道，安娜——只有你才會異想

天開地想到把一本禱告書改裝成婦人的手冊①「我們得回家去瞧瞧家裏人在忙些什麼。」

她們穿過一個大石頭涼台走到房裏去，這涼台四面都給密密麻麻的『依查貝刺』葡萄的架子遮蓋起來。黑色的豐滿的葡萄束散發出草莓的淡淡的香味，它們在有些地方給陽光鍍了金的綠蔭裏沉甸甸地搭拉下來。微弱的綠光流瀉在整個涼台上，照得姐妹倆的臉色頓時變得蒼白了。

「你吩咐在這兒擺酒席嗎？」安娜問。

「是啊！」起先我也這樣想過。可是眼下晚上這麼冷，還是擺在餐廳裏好。不過男客們可以上這兒來抽煙。」

「今兒有哪些人高興來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爺爺要來。」

「噯！親愛的爺爺！多叫人高興啊！」安娜拍着雙手嚷道，「我好像有一百年沒看到他了。」

「華霞的姐姐也要來，還有斯彼塞尼科夫教授也會來的。親愛的安尼加②，我昨天簡

① 曼麗·安東涅特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。

② 原文是Carmel（法文）。

直想得發愣了。你知道，爺爺跟教授兩個是講究吃的，但是不管在這兒還是在城裏，任憑你花多少錢，什麼也買不着。魯加想去弄點鵝鴨來，他已經託過熟識的獵戶去打了，預備用鵝鴨弄幾樣菜。已經弄到了很不壞的烤牛肉——啊！烤牛肉總是少不了的！再麼，弄點好吃的龍蝦。』

『你說哪兒的話，就這樣已經不錯了。你別操心啦，話說回來，在我們姐妹裏頭，你自己就有吃好東西的嗜好。』

『不過也預備了幾樣少見的菜。今天早晨漁夫帶來了一頭海公鷄。我親眼看過啦。真是一樣怪物，簡直讓人害怕呢。』

安娜，她對所有東西都非常好奇，不管這東西和她有沒有關係，當下要求把海公鷄拿來讓她瞧一瞧。

魯加，一個身材高大、黃臉、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廚子，拿進來一隻白色的橢圓形的大盆，他吃力地、小心翼翼地端着盆子兩邊突出的盆耳，怕把水濺在嵌木地板上。

『十二磅半重，太太，』他帶着廚子所特有的傲慢說：『我們剛纔秤過。』

魚大得連盆子都裝不下，牠彎着尾巴，躺在盆底上。它的鱗閃着金黃色的光芒，鰭是

② 安尼加(Anneka)是安娜的愛稱。